



移动菜园

□ 杨秀建

大清早的,妻又在楼下菜园吆喝开了:“老杨,提桶水下来!”

妻赋闲在家,闲不住。客厅晃晃,书房转转,窗外瞅瞅,电视瞧瞧,眨眼间没了人影,一会儿工夫又现身回家。好似家里板凳长了刺,坐不住。

妻忙碌惯了,大把时间不知如何打发。劝妻跳广场舞,妻嫌高音喇叭太吵;动员妻报名参加老年书画班,妻说,妻说,说了一半辈子书,天天班进班出的,想换一种活法;建议妻去外面旅旅游,散散心,长长见识,妻心疼钱,摆手摇头。

邻居张大爷刚从农村过来,眼里只有土地和庄稼,成天背着手往绿化带死盯,嘴上嚷嚷要除草种菜。无奈,儿子只好开车去山上取些土拉回家,再分装进阳台的花盆,张大爷种上了时令瓜果蔬菜,总算缓解了老人思念故土之情。

抬头瞥见张大爷阳台上那片绿,妻眼直心动,说老家的菜地道。我驱车100多公里带回茄子、辣椒、南瓜、黄瓜、豆角等秧子。妻说,盆子瓦罐不够用。我立马上超市搬回10多个大小高矮不同的花盆。妻说,种菜讲究绿色环保无公害,不能施化肥农药。淘米水、果皮核、菜梗烂叶,妻舍不得扔掉,收集起来用3个大塑料桶密封发酵沤肥。

妻的移动菜园,位于我家杂房与围墙间葡萄架下,占地六七十个

方米,由几十个盆盆罐罐筐筐篓篓拼凑而成:10盆辣椒,8钵茄子,5桶黄瓜,3罐紫苏,2篓韭菜,1筐大蒜……早上太阳刚露出笑脸,我和妻搬的搬,抬的抬,把它们移至阳光照射的地方。中午紫外线强,我和妻搬的搬,抬的抬,又把它们移回葡萄架下躲阴凉。暴风雨来临之际,我和妻搬的搬,抬的抬,索性把它们全部移进杂房。

有回,妻捡了宝贝似的扬着2株番茄秧回来了,说张大爷从老家捎来的。从此菜园里多了2盆番茄。

我告诉妻,咱跑进跑出忙前忙后地来回奔走,时间精力姑且不说,仅破费的钱款就足够买几车菜了,不划算啊。妻振振有词,健康岂能拿金钱衡量。

妻每次从菜园摘回疤痕累累且又小又少的菜,仿佛将军从战场上凯旋。吃饭时,妻歪着头一遍遍地问:“好吃吗?”我想说其实和外面买的菜差不多,但瞥一眼妻喜悦得意的神态,忙附和道:“有机蔬菜,小时候的味道!美中不足就是少了点。”

一次朋友送来番茄、黄瓜、土豆、辣椒一大口袋,说他在郊外租种四五分地,这些天瓜果蔬菜赶趟似的疯长成熟。听了朋友的话,妻眼神倏地燃了。送朋友出门时,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,明年去寻块荒地……小小菜园已把我折腾得够呛,开荒种地岂不要了老命。我吓得连忙转身回家。



槐米

□ 于悟秀

清晨在路边散步,有股暗香随风飘至,沁人心脾,提神又醒脑,让人感觉颇为舒适。

循香寻源,不远处有棵老槐矗立路旁,高大挺拔,枝繁叶茂,颇有遮天蔽日的气势。散发着幽香的槐米一串串一簇簇像青黄色的珍珠镶嵌在树枝上,密密匝匝。开罢的花蕊簌簌而落,散落于地,似铺上了一层薄薄的地毯。落地成殇的国槐花,仍有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的胸怀和气度。

槐米开在盛夏,故而夏天又被称槐夏。槐米的母株为国槐。国槐,又称笨槐,玉树临风之“玉树”,也是国槐的别称。《三辅黄图·汉宫》有云:“甘泉谷北岸有槐树,今谓玉树。”槐树是传说中的仙树。古人以槐宰喻宰辅,以槐卿喻三公九卿,以槐衢喻朝廷,以槐宸喻皇帝宫殿,以槐秋喻科举之年,以槐馆喻太学。

槐米是一种中药材,可治邪热、痔瘕、心痛目赤、咽喉肿痛等症。

“门前有棵槐,财源滚滚来。”记得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、门前屋后都栽有国槐。“蝉发一声时,槐花带两枝。”当蝉鸣声响起,便迎来了国槐花开的时节。小时候家里穷,每当槐米挂满枝,会很自觉地帮家里人采些国槐花,晒干后去供销社收购站卖些小钱,补贴家用。秋后荚果成熟了,一嘟噜一嘟噜的甚是招惹惹人,我们称之为槐铃铛。

现在的乡村,已经很少见到国槐了,总感觉少了些乡村的淳朴清新。反倒是城里的绿化多了些国槐,让人心里多了份慰藉。乡村有了国槐,便有了乡村气质;城市有了国槐,便充满了生机。

大树底下好乘凉。老槐树是宽广无私的,盛夏时节,默默无闻地开枝散叶,为乘凉的人们送去大片绿荫。站在树下,闻着槐米香,听着夏蝉鸣,仿佛听到了一曲优美的盛夏之歌。

编苇席

□ 董国宾

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湖,湖水一望无际,湖里生长着茂密的芦苇。娘用芦苇编苇席,编了大半辈子,编织的苇席铺开,能铺出一条很长很长的路。

每年秋季,干飘的苇缨在湖里招手的时候,娘就撑船过去,一镰刀一镰刀地把成熟的芦苇割下来,一船船运到家中,屋前屋后就有了一个硕大的芦苇垛。娘就用这些芦苇,常年不断地编苇席。齐整的苇席像一片片洁白的云,娘一见就笑了。

编苇席工序复杂,娘却不厌其烦,先将粗细均匀、色泽好、苇质柔韧的芦苇一根根挑

选出来,然后破篾片。破篾片又叫揭苇,即用苇穿子将一整根芦苇劈为二至五片。揭出的芦苇篾片粗细须均匀,编织出的苇席才平整,不凹席心,不翘角。接着,娘就把破开的苇篾片洒上水浸泡。头天晚上浸水,第二天碾压。将充分浸水的苇篾片铺在硬而平整的地面上,用苇碌来回压,直到压得像皮子一样。接下来就是投苇了,投苇即分苇,按苇篾的长短分“头苇”“二苇”“三苇”“短苇”,分别成捆。编席时,不同的苇篾编织不同的部位。

准备工作做好后,就开始编席了。那时,编织的苇席主要用来铺炕、晒粮食、盖垛遮

雨等。麦收季节,还可用苇席做粮囤,储存粮食。娘用灵巧的手指,将一根根苇篾片编织成席。她投入极大的热情,将每片苇席都编织得结实而精巧。

父亲在湖区教书,花费全部心思和精力给渴望学习的孩子传授知识,编苇席的全过程,娘就一个人快乐地承担下来,自己下湖割苇子,自己选料和编织。院子里,娘不是碾压苇篾片,就是在分苇,更多的时候是蹲下来编苇席。苇篾片在娘的手指间不停地穿飞。手指划破了,就缠个小布条。年滚着年,月滚着月,天滚着天,一个个数不清的早晨和黄昏,

一个个寒来暑往春去秋来,娘都在编织中度过。

娘没出过远门,在微不足道的编织中过了大半生。说实话,编苇席收入微薄,仅靠编苇席家境也改变不了多少,但娘一如既往地辛勤编织和劳作,不舍昼夜,日子在编织中充盈着激情和快乐。

孙犁在《荷花淀》中描写到:皎洁的月光下,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,女人坐在院子里,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不久,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每每念及这段话,我就仿佛看到了娘的影子在晃动。

水煮毛豆

□ 窗外风

每到夏天,怎么能少得了煮毛豆呢。

翠绿的豆荚清水里洗干净,放到锅里,加水,加花椒和八角,再加盐,大火一通煮,等到满屋都是煮毛豆的香气,等到豆荚微微张开一道缝儿,露出里面圆滚滚的毛豆,那就意味着毛豆煮熟了。经常有那迫不及待的“馋猫”,时不时地掀开锅盖用筷子挑出一个豆荚来,不顾豆荚滚烫,依然用牙挤出毛豆来品尝是否煮熟。

记忆里写煮豆好吃的是鲁迅先生,他在《社戏》里写到:“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地摇着船,几个到后舱去生火,年幼的和我都剥豆。

不久豆熟了,便任凭航船浮在水面上,都围起来用手撮着吃。吃完豆,又开船,一面洗器具,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,什么痕迹也没有了。”还写到:“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……”夜色深沉,随着波浪摇晃,一群孩子挤在一起吃煮豆,想想就觉得开心。鲁迅先生写的是罗汉豆,我们煮的是毛豆,虽然有南北地域的差异,但快乐是相通的。

以前住平房,有很大的院子,院子里除了种蔬菜,还种毛豆和向日葵。夏天的傍晚,向日葵的花盘随着太阳转向西边,空气沉闷而灼热,知了在不知疲倦地歌唱,唱得人心

烦意乱。炎热让人蔫蔫的,不想吃饭。母亲从门外进来,说毛豆长得足够成熟了,要煮毛豆给大家吃。一听这话,原本无精打采的我们立刻精神一振,随手抓起一个能装豆荚的物件就跑出去。母亲在后面叮嘱:“要找那些鼓鼓囊囊豆子长得大的豆荚!”

摘豆荚很快,我们专挑那些豆子鼓鼓囊囊的,有时还能在豆子地里找到几个豆虫。绿色的手指长的豆虫在枝叶间蠕动,吓得我魂飞魄散,“啊”一声丢掉手里的豆荚赶紧跑开。

晚饭当然就有水煮毛豆,煮的时候只加水和盐,真是香得又干脆又纯粹。豆子软糯

香甜,不一会儿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大堆豆荚皮。谁让煮毛豆这么好吃呢,必须吃得再也吃不下才行。

前几天回到乡下,大家兴致所至,一致决定去地里摘毛豆,各种防晒设备都武装上,远远地看根本不像是要去地里摘毛豆,但是一到了地里,面对一串串鼓鼓囊囊的豆荚,各种矜持都被抛到脑后,比的就是谁摘得多谁更能干,各种打趣此起彼伏,笑声也此起彼伏,童年的快乐仿佛又回来了。到家二话不说开始洗毛豆、煮毛豆。三伏天怎么能少得了煮毛豆呢?没吃过煮毛豆的三伏天,肯定是不完美的三伏天呀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:lzc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